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四十一回 陳哥思妓哭亡師 魏氏出喪作新婦

叫皇天，怨皇天，已知不是好姻緣，今方罷卻纏。 脫花鈿，戴花鈿，活人那得伴長眠，琵琶過別船。

——右調《長相思》

狄婆子帶著狄希陳一行人眾從濟南府鵲華橋下處起身，路上閒話。狄周說起孫蘭姬，道：「昨日我若去得再遲一步，已就不看見他了。他已是穿了衣裳，正待出來上轎哩。我迎到他亭子根前，他見我去就站住了，眼裡掉淚，頭上拔下這枝金簪子遞給我，叫我與陳哥好生收著做思念，說合前日那一枝是一對兒。」

狄婆子說狄希陳道：「你這個扯謊的小廝！前日那枝金耳挖子，我問你，你對著我說是二兩銀子換的，這今日不對出謊來了？」狄希陳說：「誰扯謊來呀？我給了他二兩銀子，他給了我一枝耳挖，不是二兩銀子換的可是甚麼？」狄婆子說：「你別調嘴！這府裡可也沒你那前世的娘子！我可也再不叫你往府裡來了。我這一到家，我就叫人炸果子給你下禮，替你娶了媳婦子。你這杭杭子要不著個老婆管著，你就上天！」

狄周媳婦說：「這陳哥，怕不的大嫂也管不下他來哩。這得一位利害嫂子，象娘管爹似的，才管出個好人來哩。」狄希陳說：「他管不下我來，你替他管這罷麼？」狄婆子說：「我管你爹甚麼來？好叫你做證兒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怎麼沒管？只是娘管的有正經。夜來北極廟上那個穿茄花色的婆娘，情管也是個會管教漢子的魔王。」狄婆子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娘就沒看見麼？他在礮臺上，朝東站著，那下邊請紙馬的情管是他漢子，穿著襪青布衫，羅帽子，草鑲鞋。那賣紙馬的只顧挑錢。那老婆沒吆喝道：『你換幾個好的給他罷。你看不見我這曬著哩麼？』他流水給了那賣紙馬的好錢，滴溜著紙馬往這裡飛跑。著了忙的人，沒看見腳底下一塊石頭，絆了個翻張跟斗，把只草鑲鞋摔在陽溝裡。那老婆瞪著眼，罵說：『你沒帶著眼麼？不看著走！這鞋可怎麼穿哩？恨殺我！恨殺我！』這在家裡可這們一個大身量的漢子，叫他唬的只篩糠抖戰。」狄婆子說：「我見來。那漢子情管是他兒。」狄周媳婦說：「這娘就沒看真。那婆娘有二十二三罷了，那漢子渾身也有二十七八。——要不就是後娘；要是親娘，可也捨不的這們降發那兒，那兒可也不依那親娘這們降發。就是前窩裡這們大兒也不依那後娘這們降發。情管只是漢子！」狄婆子說：「那漢子我沒看真，情管是個膿包！好漢子也依老婆降發麼？」狄周媳婦說：「倒不膿包哩。迭暴著兩個眼，黑殺神似的，好不兇惡哩！正那裡使低錢，揣那賣紙馬的為看人，聽見了媳婦子吆喝了兩聲，通象老鼠見了貓的一般，不由的就灘化成一堆了。」

原來這走路的道理，若是自己一兩個人，心裡有不如意的事，家裡有放不下的人，口裡沒有說的話，路費帶的短少，天又待中下雨，這本等是十里地，就頂二十里走。要是同走著好幾個人，心裡沒事，家裡妥貼，路費寬快，口裡說著話，眼裡看著景致，再走著那鋪路，本等是十里，只當得五里地走。到龍山吃了飯，撒銀了頭口，不到日落時分，到了明水。

狄員外家裡叫人做了飯預備著，從那日西時便就在大門上走進走出，又叫兩個覓漢迎將上去等。見婆子領了狄希陳來到門上，看見婆子沒甚怒意，見兒子無甚愁容，方才放下了這條肚腸。

狄婆子洗了臉，換了衣裳，正待吃飯，只見薛教授婆子因親家婆自己去尋女婿，家中也不放心，打聽親家母尋了女婿回來，自己特來看望。留住小坐，把那溺尿相遇，那李姑子說的事情，並孫蘭姬叫去嫁與當舖的前後，對著薛親家婆告訴了一遍，大家又笑又喜。又說姑子有這等的先知。坐到掌燈以後，方送薛親家母回家。

狄員外催著狄希陳出去見他丈母，那裡催得他動，只得叫人合他娘說，叫來喚他出去。娘說：「你也叫他臉來見丈母！委實的我也替他羞差！」他丈母流水說道：「罷，罷，休要催他。我也改日見姐夫罷。」送得他丈母去了，才又從新大家吃了晚飯。

再說汪為露自從那日死後，各處去打尋小獻寶，再沒蹤影。還虧了魏氏的父親魏才賒了兩匹白布與他做了衣裳，又講就了二兩八錢銀子賒了一付棗木材板，就喚了三四個木匠合了材，單等小獻寶回家人殮。直至次日晚上，他方才從城裡賭輸了回來。還有兩個人押來取「稍」，知他老子死了，方才暫去。

小獻寶有叫無淚的假哭了兩聲，嗔說不買杉木合材，又嗔衣服裹得不好，又嗔不著人去尋他回家，一片聲發作，只問說是誰的主意，口裡胡言亂語的捲罵。唬得魏氏再也不敢出聲，只在旁邊啼哭。

恰好魏才來到，聽見他裡邊嚷罵，站住了腳，句句聞在耳內，一腳踏進門來，說道：「我把這個忤逆禽獸！你老子病了這兩三個月，你是通不到跟前問他一聲。病重了，給了你二三十兩銀子叫你買布妝裹，買板預備，你布也不買，板也不買，連人也不見，弄得你老子死了，連件衣裳也沒得穿在身上！偏偏的這兩日又熱，我與你賒了這付板來，尋的匠人做了，這那見得我與你主壞了？你在背地裡罵我，降的娘母子怪哭！如今又不曾放在裡面，你嫌不好，幾百幾千，你另買好板就是！把這棗木材，我與他銀子，留著我用！」叫人要抬到他自己家去。

這小獻寶甚麼是肯服善，一句句頂撞。那個魏才因彼此嚷鬧，魏才又不與他這棗木材使，這晚竟又不曾入殮，脹得那死屍肚子就如個死牛一般。霜降已過了十數多日，將近要立冬的時節，忽然狂風暴雨，大雷霹靂，把個汪為露的屍骨震得爛泥一樣。

次日清早，魏才領了四五個人要抬那棺材去廟裡寄放，虧不盡徒弟金亮公來奔喪，知道小獻寶昨晚方回，汪為露的屍首半夜裡被雷震碎，合成的棺材，魏才又要抬去，魏才又告訴他這些嚷罵的話說。金亮公把小獻寶著實數落了一頓，又再三向魏才面前委曲解勸，留下這口材，僱了幾個土工，把那震爛的屍首收拾在那材裡，看了他釘括灰布停當，做了頂三幅布的孝帳掛的材頭。依了金亮公主意，教他趁熱趕一七出了喪，他又再三不肯，舉了五日的幡。倒也還虧魏才家四五個親戚與幾個不記仇恨只為體面的學生，還來弔孝點綴，閉了喪，要收完了秋田出殯。

這小獻寶從閉喪以後，日夜出去賭錢。輸了就來拷逼這個後母。魏氏聽了魏才教道，一分也不肯拿出與他，只說：「我與他夫妻不久，他把我事事看做外人，銀錢分文也不肯托付。單單的只交付了前日的那封銀子，我看也不敢看他一眼，原封取與你了，以外還那裡再有銀子！」小獻寶說：「這幾年，學生送的束脩，進了學送的謝禮，與人扛幫作證、受賄講和、攬奪經紀、詐騙拿訛，勻扯來，那一日沒有兩數銀子進門？這都不論。只是寫了宗昭的假書，得過那總數的銀子，難道沒有五六百金？一月前那李指揮還的本利七十兩，孟長子還的那五十五兩，褚南峰還的那四十兩，這三宗銀子都是經我眼的，這都那裡去了？」

魏氏道：「這三宗銀子卻是都經過你的眼，卻是我的耳朵也不曾經過。他斷氣的時候，誰教你不在跟前？想是他把這銀子不知寄在那裡，望你不見，極得那眼象牛眼一般，只罵你雜種羔子沒有造化，可惜把這銀子不知迷失那裡去了！你怨的我中甚麼用？我如今同了你到我房中，我把隨身的衣服與鞋鞋腳腳的收拾出來，另在一間房子住著，你把這原舊的臥房封鎖住了。自此時就把這件事來做完。」

小獻寶說：「你不知從幾時就估倒乾淨，交給我這空房做甚麼？」魏氏說：「我沒的有耳報，是你肚子的蛔蟲，就知道你要來逼拷我的銀子？我就預先估倒了不成！我使的是我陪嫁的兩個櫃，你娘的兩個櫃，我連看也沒看，連鑰匙我還沒見哩！倒是咱如今同著你進去看看極好。」

小獻寶依允，就待進去。魏氏說：「這不好，你去請了金亮公來，咱屋裡查點，叫他外頭上單子，也是個明府。」小獻寶果就去請了金亮公來，合他說了所以，窗外與他設了一張桌，一把椅，筆硯紙張。魏氏同小獻寶進到房裡，將汪為露的衣服並那兩個鎖著的櫃都把鎖來擰了，脫不了他娘的些簪棒衣裳，裡邊也還有兩三吊錢；並房裡的燈台錫盆之類，都一一叫金亮公登在單上。魏氏方把自己的衣裳首飾鞋腳之物另搬到小東屋居住，汪家的東西盡情交付與小獻寶，叫他鎖了門，貼了封皮。

小獻寶心裡，起初也還指望要尋出些銀子來，誰知一分銀子也不曾尋的出。剛剛他娘的櫃裡有三千多錢，小獻寶要拿了去做賭

博的本錢，魏氏又要留著與汪為露出殯。小獻寶說：「就是出殯，沒的這兩三千錢就夠了麼？頭信我使了，我再另去刷刮。」魏氏說：「要靠著你另去刷刮，這殯就出不了！且留這錢，不夠，可把我幾件首飾添上；再要不夠，我問徒弟們家告助，高低趕五七出了這殯，看耽誤下了。這錢我也不收，央金大哥收著。」

金亮公：「師娘這主的是，該把先生這殯出了。天下的事定的就麼？昨日要入殮，怎麼被雷把先生震的稀爛？師娘也且休要折損首飾，待我合同窗們說去，要斂不上來，師娘再花首飾不遲。聽說宗光伯也只這幾日回來呀，得他來更好。」魏氏家裡料理，金亮公外邊傳帖，小獻寶依舊賭錢。

過幾日，宗舉人從河南回到家來，聽知汪為露已死，次日變了服，拿了紙鏢，來到靈前弔孝，痛哭了一大場。請見了魏氏，敘說了些正經話。魏氏說：「要趕五七出殯，止有三弔多錢做主，別的要仗賴徒弟們助濟。」宗舉人說：「這也易處。糧食是家裡有的，師娘且把三弔多錢揀要緊的置辦，別的到臨期待俺們處。開墳也用不多錢，脫不了有前邊師娘的見成洞子。可只是先生手裡有錢，可往那裡去了？只在我手裡刷刮了夠三四百兩。」

魏氏說：「他怎麼沒有錢？他也為我才來，又為我年小，凡是銀錢出入，拿著我當賊似的防備。瞞著我，爺兒兩個估倒。昨日病重了，不知誰家，給了一封銀子，從前以往就只遞了這封銀子到我手裡。我見他著實病重了，遙地裡尋了他兒來，叫他買幾匹布買付板預備他。他兒還說我見神見鬼的，誰家沒個病？沒的病痛就死麼？後來不知怎麼又轉了念頭，說我說的是。我還待把這封銀子，問他聲給他，他兒說：『人已病的這們樣了，還問他做甚麼？』我原封沒動，拿出來給了他，同著拆開秤了，二十二兩。他拿了這銀子一溜煙去了，布也沒買，板也沒買，又沒處尋他。只得俺爹遙地裡禱了兩匹布替他做了兩件衣裳，做了這點帳子，除了這個棗木材。那幾日天又倒過來熱，等不見他來，又不敢入了殮，發變的滿街滿巷的氣息。等到第二日掌上燈，從那裡來了，叫喚了兩聲，一片聲的說不去尋他，做的衣裳又不齊整，買的板又不好，只是問誰主的事。可的俺爹來到，聽見了，說了他幾句，說：『嫌材不好，脫不了還沒入殮，你另買好材，把這材抬了去，留著我用！』又沒人成殮。到了半夜裡，促風暴雨，那雷只做了一聲的響，把那屍震的稀爛。虧了清早他金大哥來員成著入了殮。一個老子病的這們樣著，你可也守他守，他可也有句話囑付你，跑的山南海北的沒影子。臨那斷氣，等不將他來，只見他極的眼象牛一般，情管待合他說甚麼，如今有點子東西，不知汝俊在那裡迷糊門了。」

宗舉人辭了魏氏回家，金亮公拜他，商議問同窗告助的事。宗光伯說：「這先生待徒弟也感不出叫人助來。只是當咱兩個斂他們罷了。師娘一個年小的女人，小獻寶又當不的人數，咱兩個就替他主喪，把先生這殯出了也好。要蹉跎下了，那小獻寶是倚不就的；看師娘這光景也是不肯守的，——其實這們一個小獻寶，可也守不的。把同窗都開出名來，厚薄在人，別要拘住了數。只是舉喪的那日都要齊到，上公祭，送私禮。」算計停妥，也傳知了狄賓梁。那狄賓梁把那送禮被罵、學道遞呈的事對著宗光伯告訴了一遍。宗光伯說：「昨日會著金亮公，他也說來。先生已是死了，合他計較甚麼？只是有厚道罷了。」相別回家。

算計到了舉喪的那日，宗光伯、金亮公兩個學生且先自己代出銀子來代辦了公祭，與了祭軸，只是空了名字，隨到隨填。這些徒弟們雖然名是師徒，生前那一個不受過他的毒害？比束脩、比謝禮，狠似學官一般，誰是喜歡他的？只因宗昭是個舉人，金亮公平日是好人，所以一呼翕應，傳帖上面都打了「知」字，只等至期舉行。

再說魏才自從那日與小獻寶嚷鬧以後，便再也不來上門，只有魏氏的弟魏運與魏氏的母親戴氏時常往來。魏氏手裡的東西，其那細軟的物件都陸續與那戴氏帶了回家，其那狼康的物件日逐都與魏運運了家去，有的不過是兩件隨身衣服留在跟前。

原來那個侯小槐因向年與汪為露爭牆腳結了仇怨，怎還敢與這個老虎做得緊鄰？只得把這住了三世的祖房賤價典了與人，自己遠遠的另買了一所房子居住，避了這個惡人開去。後來也還指了清陽溝，溝水流上他門去，作踐了幾番。一來也虧侯小槐會讓得緊，二來也虧了他漸漸的病得惡不將來。這侯小槐可的斷了弦，正要續親。這魏才夫婦背後與女兒商議停妥，出了喪就要嫁人。媒婆來往提說，這魏才因侯小槐為人資本，家事也好，主意定了許他。只是侯小槐被汪為露降怕了的，雖是做了鬼，也還怕他活將轉來被他打脖，不敢應允。無奈被那媒婆攛掇，說得亂墜天花，便就慨然允諾了，擇了個吉日，悄悄的下了些聘禮。原說算計等魏氏出過喪回到娘家，擇期嫁娶。誰知這魏家機事不密，傳到了小獻寶的耳朵。小獻寶說道：「繼母待嫁，這也是留他不得，但一絲寸縷不許帶去。」要收財禮銀二十兩，又要在汪為露墳上使豬羊大祭，方許他嫁人。誰知這些說話又有人傳與魏家，未免就「八仙過海，各使神通。」

看定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汪為露五七的日子，那一日出殯。十九日開喪受弔。宗光伯、金亮公二人絕早的穿了孝衣，先到汪為露家奔喪，料理喪事。果然預備了一付三牲，齊整祭品，祭軸上寫了祭文，空了名字。早飯以後，這些傳帖上畫了「知」字的門人都也換了素服，除了各自助喪的銀子五錢一兩，也還有二兩三兩的好幾人。狄希陳他父親與他封了八兩銀子，公分外又同眾人各出祭資一星。宗昭助銀六兩，金亮公四兩。總算不料有五十兩出頭的銀子。宗光伯兩人甚是歡喜，將祭品擺了靈前。徒弟們序齒排成了班次，學長上了香，獻了酒，行了五拜禮，舉哀而哭。

哀止起來，看那別人眼內都乾號，獨宗光伯、狄希陳兩個哭得悲痛，涕淚滂沱，起來還哭得不止。小獻寶出來謝了眾人，魏氏又出來獨謝宗、金二人，讓眾人前邊待茶。把眾人送的助喪銀子，二人照帖點收，不肯交與小獻寶去，恐他又拿去賭博，仍自不成了喪儀。眾人說道：「宗兄哭得這等悲痛，或者為是先生成就了了他的功名，想起先生有甚好處，所以悲傷。這狄賢弟辭先生的時節也還甚小，卻為何也這等痛哭？我們非不欲也真哭一場，只因沒這副急淚。」

宗舉人道：「我忽然想起那一年饒倖的時節，蒙宗師作興了一個秀才。先生替我私自攬了一個人，收了一百二十兩銀子。我又不知，又收了人的錢，又使了他一半，先生才說。我單指這銀子做會試的路費，先生給了我個絕命丹。我再三央懇先生，只當借一半給我，湊著退銀子還人，先生一毛不拔。我說：『玉成學生上京，萬一再有寸進，孝敬先生日子正長。』越發惹出先生不中聽的話來，說：『知道後日事體怎麼？知道有你有我？我且挽到籃裡是菜。』又說要合我到禮部門前棋盤街上拿了老秀才搏對我這小舉人。人家嗔怒沒給他說成秀才，催還銀子如火似的。幾畝地又賣不出去，極的只待上吊，只恨多中了一個舉。後來為那寫書說分上的事，按院火繡繡的待要拿問，家父又正害身上不好，顧不的，只得捨了家父往河南逃避。回想『能幾何時，而先生安在哉？』思及於此，不由人不傷感。」眾人說：「宗兄原來為想這個痛哭，這也痛哭的過。」

內中有一個姓紀，名時中，極是個頑皮，說道：「宗兄的哭是感激先生有這些好處。他見較思馬，睹物傷人，這哭的有理。這狄賢弟的哭師也更痛，小子之惑也滋甚，請無問其詳，願聞其略。」狄希陳說：「一個師死了，怎麼不哭？甚麼詳不詳，略不略的！」紀時中又戲道：「先生之死也，冠者童子之門人未有出涕者，而子獨為哭失聲，斯子也，必多曠於禮矣夫！」眾人笑向狄希陳道：「他說你合先生有別的勾當，你才是這等痛哭哩。」狄希陳紅了臉道：「我辭下去的時節，年紀方得十二歲，我就合先生有勾當來？我那一日早到，你在先生裡間內係了褲子出來，是做甚麼？」紀時中道：「這也說不通。我是幾時冠巾？難道這麼個大漢還有別的勾當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難道冠了巾就做不得勾當？我見人家女人因做勾當才戴■髻哩。曾點還說冠者得五六人才好。」

紀時中拍掌笑道：「這是他自己供的，可見是童子六七人，這十二歲辭去的話說不過了！」眾人說：「狄賢弟，你倒把那痛哭的心腸似宗兄一般實落說了，解了眾人的疑心便罷。你不肯實說，豈但紀兄，連眾人都都要疑的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我哭也有所為。」眾人齊道：「這不必說了。你卻為何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因如今程先生恁般瑣碎，想起從了汪先生五年不曾叫我背一句書，認一個字，打我一板，神仙一般散誕！因此感激先生，已是要哭了；又想起昨在府城與孫蘭姬正頑得熱鬧，被家母自己趕到城中把我押將回來，孫蘭姬被當舖鋪蠻子娶了家去，只待要痛哭一場，方才出氣。先在府城，後來在路上，守了家母，怎麼敢哭？到家一發不敢哭了。不指了哭先生還待那裡哭去？」眾人也不管甚麼先生靈前，拍手大笑，說完走散。

凡這七日之內，建醮行香，出喪擔祭，有了這宗光伯、金亮公兩個倡義，這些人也所以都來盡禮。到了二十五日，宗金兩個自

己原有體面，又有這五十兩銀子，於是百凡都盡象一個喪儀，不必煩說。街坊上人多有看宗金兩人分上，沒奈何也有許多人與他送殯的。狄員外也還要來，狄婆子說：「被他村光棍奴才罵不夠麼？還有嘴臉去與他送殯！不是我看理的分上，連陳兒也不許去哩！」狄員外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送葬的人，有送出村去的，有送兩步摸回家去的。只有這些徒弟、魏才、魏運、魏氏的母親戴氏、姪母扶氏，同到墳頭。眾人只見墳上有一頂四人青轎，又有兩個女人，又見有幾桌祭品，又見侯小槐也穿了素衣在那墳上。宗舉人對金亮公道：「這是侯小槐，因是處過緊鄰，所以還來墳上致祭，這不顯得先生越發是個小人了！」一邊忙忙的收拾，下完了葬。侯小槐叫人抬過祭品去，行了禮，奠過了酒，小獻寶謝了他。侯小槐脫了上面素服，兩個婦人掇過氈包盒子，取出紅衣簪飾，戴氏、扶氏叫魏氏在汪為露墳上哭了一場，拜了四拜，與他換了吉服，叫他將縞素衣裳都脫了放在墳上。

小獻寶看了，呆呆的站著，一聲也做不出來。那些徒弟們從葬畢，辭過了墳，各已走散。止剩得小獻寶一人，待了半晌，方問道：「你是嫁與何人，也該先說與我知道。難道『一毛不拔』，就乾乾的去了不成？在這墳上嫁了人去，連靈也不回，是何道理？」魏才說道：「我女兒年紀太小，在你家裡，你又沒個媳婦，雖是母子，體面不好看相；我家又難養活，只得嫁與侯小槐了。本該與你先說，因你要留他寸絲不許帶去，所以不與你知。你說要財禮二十兩，也莫說我當初原不曾收你家的財禮；就原有財禮，你兒子賣不得母親；況我與你賒的布共銀八錢四分，材板二兩八錢，我都與你還了銀子，這也只當是你得過財禮了。」

魏才這裡與小獻寶說話，戴氏們撮擁著魏氏上了轎，轎上結了彩，遠處來了八個鼓手。侯小槐一干男婦跟隨了家去；魏才然後也自行了。那小獻寶垂頭搭腦踱到家中，卻好宗金二人先在他家等候，交那同窗們助喪使剩的銀子，還有十四兩七錢，與了小獻寶去。小獻寶說他繼母墳上就嫁了侯小槐去了，嗔宗金二人來得早了，沒了幫手，只得聽他去了。宗金二人方曉得侯小槐墳上設祭，原是為此，說道：「便是我們在那裡，師母自己情願嫁人，我們也不好上前留得他。前日已自把家資交付與你，還有甚說？只得忍氣罷了。只是先生在日：凡百不留跬步地，盡教沒趣在兒孫。只此送師泉下去，便是吾儕已報恩。」